

## 与动物为邻

王国华

三只家禽从对岸的荷花丛出发，并排着向这边飞快游来，身后拉出三条整齐的长线，被阳光一照，闪闪发亮。岸边站立一对父子，年轻的父亲指着家禽对孩子说，“来，跟爸爸一起念，鹅，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……”其实，那是三只鸭子，黑色，来到近前一头扎进水里，屁股撅得老高，还欢快地一扭一扭。

这是由废弃工厂改造而来的一个办公园区，楼身简洁透彻，浓浓工业风。众楼环抱之间，有一个两万平方米的湖，为整个区域灵魂。湖水并不清澈，色近黄土，却也抹掉了人造味道，平添狂野。小乌龟从水中探出头来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四条腿有规律地一蹬一蹬，笨拙而悠闲，岸边的人指指点点，“看，旁边还有一只。”

荷花丛旁，有一探入水中的平台，一只绿孔雀正在开屏，半圆形的翅膀和后面的树林、蓝天、水色融为一体，需仔细分辨才能廓清彼此。三五个和它差不多高的小朋友围在周边，兴奋地大呼小叫。大人站在孩子后面，端着手机拍照。孔雀突然收翅，向孩子们啄了一下，小孩纷纷后退，差点跌倒。

一旁的保安提醒，“孔雀还有野性，大家小心点。人多的时候，我就要把它赶走。”边说边伸出双臂做驱逐状。孔雀并无惊色，慢吞吞踱开。不远处，一只同等大小的母孔雀正沿木质栈道前行，身后跟随三只小孔雀，像小鸡崽，拳头大小，灰不溜秋，走路摇摇摆摆。母孔雀见人靠近，一头钻进一人高的芦苇丛，后半身露在外面。其实它们都不怎么怕人，躲开更像是一种姿态，即，离我远点，别影响我们走路。三只小孔雀则趁机钻入母亲翅膀下面，也不叫唤，很乖的样子。

一只兔子从草丛中蹦出来，真的是蹦，它不会好好走路。先是一个小女孩发现，大声喊，小白兔，小白兔。马上围过一群孩子。小兔耳朵略带粉色，两条后腿沾满泥点，似受过伤，却不影响行动。有人说，“好脏，散养的吧？它吃什么呢？”我暗笑，路边这么多草，还不随便吃？一幼童拿着草叶凑近兔子嘴边，兔子瞅一眼，把头扭过去，也不逃走。它自顾自地左闻闻，右嗅嗅，旁若无人。

围观的人陆续离开，兔子蹦到对面草丛，挑选嫩叶吃起来。看来它还是吃草的，只是不吃窝边草，必



俏也不争春 王泽民 摄

挑安全处。我很想弄清那些草的底细，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？哪些好吃，哪些勉强糊口？哪些专门用来挡在门口，哪些可以用来招待客人。它不理我这些问题，只顾认真地吃，三瓣儿嘴频繁地闭合。它的耳朵始终竖着，偶尔机敏地动一动。突然，嗖地一下蹦起老高，跌入草丛，哗啦哗啦跑远，再也寻不见。我奇怪，转身一看，一个女人牵着一条大黑狗从后面气势磅礴地走来。经过文明训练的人，懂得爱惜动物，狗可没经过训练。兔子看明白了这件事。

如此一个弹丸之地，明里暗里生活着这么多动物，却一点都不拥挤。你看不到成片的飞禽走兽，看不到焦虑和追逐。它们在水底安卧，在树顶上搭铺，在草丛中埋锅造饭，在楼间谈情说爱，娶妻生子。大家各得其所，各不相扰。

## 时光在村庄里任意流淌

高贵华

我不能听见唢呐的声音，只要一听见，心情就格外沉重。悲悲切切的唢呐声一响起，就有一位老人离开了这个村子。今后的岁月里，我们在村头巷尾再也看不见他(她)的身影了。但是讨厌的唢呐声几乎每年都会在村里响起，村里的老人也一个接着一个永久地离开了家。

与唢呐吹奏对应的是，谁家大门上绑着一条红布，就表示那家添丁进口，生了孩子。红布是吉祥喜庆的象征，不管生男或是生女，全村人总会在给孩子做九时，热热闹闹一天。

村民在村子里出生或老去，轮番上演着人间悲喜剧。村子在村民眼中一春或一秋，连续播放着生活纪录片。就这样，时光静静地在这个村庄里任意流淌，伴随四季更迭，迎来送往，整个村子看起来忙忙碌碌。

炊烟是村庄盛开的花朵。这些炊烟在流淌的季风里飘忽不定，却又根基稳固。每天全村炊烟飞舞的时候，村子里就显得特别热闹。家家户户都在锅碗瓢盆演奏中，在袅袅炊烟的伴舞中，品味着激动人心的烟火气息。懂事的炊烟按时按点上游

弋，然后远走，就像表盘上的秒针，一动一停，指挥着村民一作一息。

树木是村庄的创意化妆师。一到春暖花开，这些树木就披红挂绿，一派繁荣。人们外出归来远远地看到村庄，首先看到的就是树，然后才是房屋。所以当我们瞧见碧绿一片时，就预示村庄近在眼前了。村子里的树长得特别高大，茂密的树荫一会儿遮着这家屋顶，一会儿又铺在了那家当院。

村民是村庄永远的灵魂。如果一个村子越来越大，就说明人口越来越多。村庄里的人欢马叫，让村庄显得灵动而活泛。有些人在村子里守着家，守着土地，伴着家人，度过了一世清欢。有的人走出了村子，去大城市里打工求学，最后叶落归根，书写了多样的年华。一代又一代村民在村庄的进程中岁月轮回，像极表盘上的时针，转了一圈回到原点，虽然似曾相识，早已物是人非。

时光记录村庄的沧桑变迁，又见证了世世代代在这里奋斗生活的悲情欢歌。时光无语，却内涵丰富，时光无声，却哗哗流淌。

## 绣光阴

俱新超

儿时，逢春日，万物展颜，母亲便会上街买来一盒十字绣，她像是提着宝贝，不许我们触摸一下。若邻家婶婶来，她们各自提着活计，互相品上一番，后稍稍施舍打发我们小孩到屋外，绣活就干了起来。母亲绣红满堂，婶婶们有的绣虎，有的绣寿，有的绣福，凡此种种，尺寸不同，颜色不一，繁简自然有所差异。天放晴时，她们捧着太阳，说说笑笑，手下一针一线，吮吸阳光，静物便活泛起来。临近中午，我慵懒地倚靠在墙皮上，母亲说：“玩都玩累了，也不差这么一下，快来帮个忙。”她命我分线，缠缠绵绵的细线不知几时杂糅在了一起，难舍难分，我挑出一股线，套在腿上，而后专一细分颜色相似的另外几股，待线分离，她便夸赞：“玩累了，也有劲，蛮不错呢。”几个月间，若不是有人来，她都独自一人坐在屋前穿线、绣花、勾边，针线密集处，常常一朵花内分出若干颜色，绣，就有了难度。终究母亲是恋上了绣花，她俯下身去，悄无声息地绣着，直到红满堂绣成正果，我才明白，花开富贵，那是母亲送给全家人的礼物。绣就的牡丹雍容华贵，大方艳美，朵朵怒放，母亲捧起立于沙发沿边，果真绚光朵朵，屋子里已然有了生气。

父亲购买裱框，金色外框富丽堂皇，后将红满堂铺展，嵌于墙上，母亲莞尔。不久，她悄摸着又购一套寿绣，我们都劝她歇息，她固执，无奈之下，就允她每日只绣几个小时。母亲曾说：“你外公外婆屋里冷清，挂上十字绣就好多了。”后因旧疾复发，不得不住院治疗，每日冰冷的药水顺着血管流经全身，母亲整日郁郁寡欢，忧愁不已。偶然一次，我搀扶她往院里去，院庭中央有位大爷，身着一袭黑，人却精神，举着口琴一吹一吸，悠然自在。母亲怔了怔，告诉我：“瞧，这不是咱们隔壁病房的大爷嘛，多有派头的一个老人啊。”我应着她，明媚春光远比不上他的琴声悠扬。同母亲病房的还有位大妈，她年长一些，大花卷黄发却让她稍显年轻。她干练真诚，帮人打水，搀人上床，印在骨子里的善良，我一眼便看得出来。每日午休后，她转过头来，问母亲：“妹子，我得跳会舞，录个抖音，不然孩子们操心着呢，不打扰你吧。”母亲欣然同意，端坐床上，乐哉哉看大妈跳舞。大妈跳舞，必然置换一身行头，清颜白衫，青丝墨染，彩扇着手，若仙若灵，我们总情不自禁拍手叫好。大妈笑吟吟地说：“平日没事，一群人瞎跳，日子长了，跳出了滋味，说来奇怪，就舍不得了。”几日后，大妈出院，寂寂的病房更是冷清，母亲央求般问我：“快回去把十字绣拿来，每日简单绣上几下，总是闲着，也浪费时间。”我将十字绣拿给她，她教我绣，她是师傅，我是徒弟。我佯装答应，于她来说，十字绣是精神的寄托，有了它，日子便有了盼头，有了滋味；于我来说，无所谓绣花，无微不至的陪伴或许才是一生要践行的使命。

曾听过一首洞箫《光阴》，音乐不疾不徐，婉转悠扬，在喧闹的尘世里，聆听这样一曲空灵妙乐，着实令人内心澄澈，安然舒缓。我放给母亲听，她静静地绣着花，这一刻，光阴仿佛静止，我惟愿光阴静止，就这么稳稳地幸福下去。

